

关东非物质文化遗产
秃尾巴老李黑龙传说

老黑山

万世国◎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关东非物质文化遗产

秃尾巴老李黑龙传说

老黑山

万世国◎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黑山 / 万世国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207 - 11171 - 5

I. ①老…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9501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鲲鹏

老黑山

Laoheishan

万世国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0.5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171 - 5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第一章	怒海送佳人	1
第二章	王乃义夺新	7
第三章	夫妻重相会	14
第四章	追梦闯关东	21
第五章	落脚龙门寨	27
第六章	受辱员外府	33
第七章	石龙河客栈	39
第八章	降凡结雅河	47
第九章	双战鲤鱼精	53
第十章	初次施风雨	59
第十一章	夏秀丽戏夫	65
第十二章	拜谒钟灵寺	70
第十三章	飞猫觅桃红	76
第十四章	庞贼骗情敌	82
第十五章	小黑龙出生	89
第十六章	庞府霸客栈	96
第十七章	戏水惊艳女	102
第十八章	蛙婆起绰号	108
第十九章	拜师张真人	114
第二十章	小黑龙祭母	120
第二十一章	东海认外公	125
第二十二章	秀丽助施雨	131
第二十三章	皇封都龙王	137
第二十四章	水府宴黑龙	143
第二十五章	大闹员外府	150

第二十六章	秀丽救宝儿·····	157
第二十七章	初会刘河悍·····	162
第二十八章	老渔翁求新·····	167
第二十九章	夜移仁和堂·····	174
第三十章	施雨闹纷争·····	181
第三十一章	助蛙婆灭蝗·····	187
第三十二章	大战结雅河·····	192
第三十三章	魔口夺童子·····	197
第三十四章	鲤鱼救黑龙·····	202
第三十五章	赐名德都镇·····	208
第三十六章	仁和堂搅局·····	213
第三十七章	初露宏图志·····	219
第三十八章	白龙盗灯油·····	223
第三十九章	刘员外移村·····	228
第四十章	灶王爷奏本·····	233
第四十一章	凌霄殿冤案·····	238
第四十二章	新来的书童·····	245
第四十三章	白龙江称霸·····	250
第四十四章	剿杀鲤鱼精·····	255
第四十五章	乌龟劝鲤鱼·····	260
第四十六章	刘员外寻妻·····	265
第四十七章	德都镇遭劫·····	269
第四十八章	福庆山掘坟·····	274
第四十九章	蛙婆移二墓·····	280
第五十章	张子善唤雨·····	286
第五十一章	庞府贿白龙·····	293
第五十二章	大闹凌霄殿·····	299
第五十三章	黑龙缚白龙·····	304
第五十四章	重访德都镇·····	310
第五十五章	降马施农技·····	318
第五十六章	李家庄祭祖·····	324
第五十七章	乌丞相献计·····	332
第五十八章	初次会泓溪·····	337
第五十九章	泓溪闹水宫·····	343

第六十章	访西海龙王	349
第六十一章	西海寻杰蜥	356
第六十二章	千载相思缘	361
第六十三章	拜访天池宫	366
第六十四章	杰蜥试锋芒	371
第六十五章	夫妻失默契	377
第六十六章	观音寻救星	382
第六十七章	菩提助黑龙	387
第六十八章	搬移天门岭	392
第六十九章	宝儿报家仇	399
第七十章	奇石撼真心	405
第七十一章	江河润沃野	411
第七十二章	八杰治河流	417
第七十三章	汗撒黑土地	423
第七十四章	张兰多怀旧	430
第七十五章	图留青山在	437
第七十六章	玉帝封巡按	445
第七十七章	飞猫得魔镜	453
第七十八章	夜袭仁和堂	461
第七十九章	冰洞锁白龙	468
第八十章	九女泊绝世	476

第一章 怒海送佳人

黄海广阔浩瀚，在晴朗的蓝天映衬下，海面清莹平静，粼粼的波浪银光闪亮，天海之间一派祥和。海边有一个村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相传秦始皇东游寻找长生不老药。大将徐福帅兵赴东瀛用时三个多月未能采到，回来怕秦始皇降罪，借口说海中有大蛟。秦始皇亲自带兵射杀了大蛟之后，徐福又向秦始皇要了童男童女各一千名，带领部下直奔东瀛去了，再没有回来。自徐福走后，秦始皇每天到成山头眺望东瀛，祈盼徐福带着长生不老药欣然归来。长时间的焦虑与煎熬，两个月后秦始皇病倒了，驾崩前让丞相李斯把郎中令赵高叫来身边面授口谕，令赵高写好诏书给长子扶苏，让他和蒙恬回长安办理丧事。诏书已封好还没交与使者，秦始皇驾崩。当时随行的秦始皇小儿子胡亥和赵高私下修改了诏书后，找丞相李斯要求立胡亥为太子。李斯认为始皇帝驾崩外地，不宜正式确立太子，没有同意。遂将秦始皇尸体放在保温车内，照日供餐，佯装车内办公，避人耳目，快速赶往长安城。

秦王随行队伍行到文登地界一处山林休息，李斯见此三面环山，东临大海，绚丽的霞光直射山口，便把上蔡同族的副卫将李袞和卫士李郃两个侄子叫到身边，暗中对他们哥俩说：“你俩知道始皇帝之死，已是获罪之人，回到长安必死无疑。我看此地山川秀美、景色宜人，是块风水宝地，宜于人类生存，你俩就在此落地生根吧！”李袞和李郃跪地磕头谢过大伯，潜留下来。从此娶妻生子，打鱼耕田，养家度日。后来人们把这个李氏家族建立的山庄起名叫李家庄。

千百年来，从荒野山林中劈地建村，种植捕捞，艰辛程度难以想象，生活境况更难断言，也许有过桃花源般的景象吧？但是，没有遗迹。由于耕作能力的低下、种植技术的欠缺、捕捞工具的破旧、打鱼和钓鱼方式的原始，还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小，李家庄遗留下来的现状，人们看到的却是苦难。身体好的、脑筋灵活的、干活肯出力的、生活会算计的人家，日子富裕起来，吃香喝辣，衣着讲究，住房也要好一些。而那些年长、体弱、多病、弱智、残疾、懒散的人家，衣食住相对拮据困难，不仅衣食无着落，甚至居住无房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李家庄人的生活水平差异十分明显。但是李家庄有一个由祖辈传承下来的规矩，庄里的大事小情，乃至涉及家庭婚丧嫁

娶事务的裁定，都要由族内辈分最高的、年龄最长的人决断，是理是非照依不二。

庄里有位青年人名叫李憨，时年二十五岁，是一个地道的庄户人，勤奋、老诚、厚道。家中老爹李庆申已经六十多岁了，老娘姚氏五十多岁，二老年长体弱，长年病病快快。加上三四年连年干旱，庄稼只种不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这一天，李憨要去海边捞海草根，老爹拖着虚弱的身子也跟去了。这一带居住的人们已将树叶、菜叶、地瓜根茎可用来代食的东西，都吃得精光了。爷俩来到海边，正赶上退潮，海湾里已经有人早到了。海草根在石头上长得很茂盛，人们很少来弄，即使来弄也是拿回去喂猪，它苦涩腥膻，人们根本不吃。如今不是嫌弃的时候，能弄到填饱肚子就无可无不可了。快近晌午了，很多人都陆陆续续摇摇晃晃地往回走了，李憨见筐子还没装满，只有多半下，便对李老汉说：“爹，你先回吧。”李老汉直直身子，趔趄几下坚持说：“别了，再弄一会儿，多些，一起回吧！”李憨又往海的方向走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找。

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平静的海面上，海水沸腾起来，瞬间凸起一片巨浪，气势汹涌澎湃，浪头水花飞溅，犹如万马奔腾，急速向岸边卷来。天上，不知什么时候飘起浓黑的云彩，太阳和蓝天被遮住，四周黑咕隆咚的，海面上刮起的风一阵比一阵强。李憨抬头观望，惊骇地喊叫：“爹爹快撤，那里凭白掀起巨浪，奔这边来了，快撤吧，晚了，就没命了！”说着，他跑向爹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岸边奔去。

巨浪吼叫着，跟踪追过来，像是有意和爷俩作对，湍湍逼近，紧追不舍。很快浪前推起的水已经淹没李憨的脚面，而且迅速增高。骤然间，狂风夹杂着大雨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雨水敲打着海面发出急促的唰唰声，像热油锅里倒进了冷水；雨水将石头也浇得湿漉漉的，像抹了油又光又滑；雨水把爷俩的衣服都浇湿了，水从头上流进了脖子，后背和前胸冷飕飕的。李憨急了，见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面色灰黄，连口水都淌下来了。他看见几步远有一块大石砬子，跑近前赶忙蹲下对李老汉说：“爹，快，踩我肩膀上去躲躲！”李老汉很听话，扶着石砬子，登上儿子肩膀。李憨见爹爹站稳，挺直了腰板，帮着爹爹向上爬。也许是垂死挣扎吧，李老汉居然很快爬了上去，并且呼唤儿子也上去。李憨见水已经涨至腰间，自知上去无望，便对李老汉喊：“爹，不管怎的，您一定把住站稳啊！”大浪翻卷着淹了过来，齐着李憨的脖子压了过去。李憨死死抠住石砬子的缝隙，闭上眼睛，心想：这回完了！

浪头冲到岸边，气势随之消失，海水迅速撤了回去，大雨还在继续不停地地下着。李憨这时才感觉到头上脸上被雨点打得肿胀起来，丝丝拉拉的疼。他望望爹爹，爹爹灰黄的脸上也肿起来，瘦瘦的身子蹲在那里瑟瑟发抖，活像一只可怜巴巴的落汤鸡。发生的这一切，来得那么猝不及防，又那么快的

消失殆尽，把个李憨给整晕了。他缓过神来，赶忙叫喊爹爹。李老汉兴奋地说：“憨儿，我在这儿，啥事没有哩！”李憨把李老汉从石砬子上扶下来，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十分不解地问李老汉：“爹，你说怪不怪？哪来的浪呢？”李老汉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渍，自以为阅历资深地解释说：“这事也不算什么奇怪，大自然雄浑，万物皆有，这定是龙卷风作祟。”李憨问：“也没见刮旋风啊？”李老汉又解释说：“瞬间之事，将空而过，你我只顾逃命，哪里顾忌！”李憨知道爹爹说不明白，也就不再往下问。爷俩收拾收拾东西往庄里走去。离开石砬子，前面是一些大大小小突出沙滩的水刷石，由于潮水的日夜冲刷，石头上什么也没生长，凹凸不平，光秃秃的。在一块大的石头后面沙滩上躺着一个人。李憨惊叫了一声，指给爹爹看。李老汉说：“是不是咱庄的人？快过去看看。”

雨水中那个人平躺在沙滩上，修长的身躯，锦衣素服，长发盘头，面色灰白，一动不动，像是死了。从发髻上判定该是个十八岁左右的闺女。爷俩对视了一下，谁也不认识。李老汉弯下腰用手指在女人鼻孔处试了试，惊奇地说：“鼻息尚存，人还活着。”李憨说：“放在这儿不行，万一涨潮定会被淹死，不如咱先把她救回家去，待醒了问清哪儿的人，再把她送回去。”

李老汉惊魂未定，见李憨要把女人带回去，急忙说：“憨儿，不行，咱走吧！这人来历不明，也不知将来是死是活，救回去是福是祸也未可知，咱一个平民百姓担不起这个事啊！咱们回去报官吧！”李憨似乎没听进去，眼睛只是盯着那女人，脚下步不动。李老汉劝导说：“憨儿，听话，走吧！”这时李憨惊叫起来：“爹，您看，她身子还动呢！咱总不能见死不救啊？人有难处才需要帮，我把她抱回家去！”说完，弯腰抱起女人托在怀中，头也不回径直朝家走去。李老汉暗想：这平白无故又添了一个吃饭的，说不定还得请大夫，得多少钱啊？他知道儿子心地善良，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到了娶女人的时候，可是家穷没有谁肯把姑娘嫁来。想到这儿，心中一个闪念：“唉，如果姑娘六根清净，肯与我儿子过日子，这个未尝不是一桩好事耶！”雨水中李老汉看看儿子也就没再阻拦，默默地拾起竹筐和耙子跟着进了家门。说来也怪，就在李憨爷俩迈进家门的时候，大雨的唰唰声戛然而止没了踪影。庄子里一片寂静。

李憨娘见儿子抱回一个女人，很是惊奇，帮着儿子把女人放在西屋炕上。娘说：“她浑身湿湿的，你出去，我找点衣服给她换一下。”过了一会儿，李憨娘从屋里出来，问爷俩：“从哪儿抱回来的？”李老汉说：“海边。见她还活着，就把她抱来家了。”李憨娘说：“不像是本地人，内衣怪怪的一点没湿，用手摸如针扎一样，没敢再摸。”李憨说：“娘，救活再说吧，说人那事有啥用。”李憨娘把女人的衣服拿去洗了，挂在院里的晒衣绳上。三个人都回到西屋，围着青年女子端详起来。女人躺在炕上，面色灰灰，双眼微闭，神态安

详，匀称地缓慢地呼吸着，身子一动不动，仍处在昏迷中。

已经是第三天了，女人还没有醒来，没喝一滴水，没进一口饭。李憨说：“用不用找大夫看看，时间长了会出别的事！”李憨娘说：“她身子不热，没见脸上有难受表情。再说咱们自己看病都没钱，哪还能支付外人的治病钱啊！”李憨说：“都三天了，硬挺着也不是办法，救人一回总要有个善果呀！”李憨娘看看李老汉，半晌不语。李憨娘像想起什么，忙说：“你爷俩先出去，我把她衣服给她换上，万一走了，穿我的衣服多晦气呀！”李憨爷俩出屋去了。

过了一会儿，李憨娘从西屋走出来，脸上露出喜色说：“快进屋看吧，那姑娘睁开眼了！”三个人一起走进西屋。听到屋里有人来了，女子睁开眼睛望着来人，声音低弱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李憨娘说：“我们这是文登县李家庄。孩子，你可醒了，是我儿子把你从海边抱回来的。”姑娘用眼看着三个人，想知道谁是她说的那个儿子。李憨娘明白，指着儿子说：“就是他，名叫李憨。”姑娘闭上眼睛，泪水从眼缝中流出来。李憨娘问：“孩子，你是哪的人，咋漂到我们这来的？”姑娘深深叹口气，讲述起自己的来历。

姑娘说自己叫张桃红，今年十八岁，是鼓浪屿人。家有父母，打鱼为生，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前些日子，岛上有个强盗，今年六十二岁，家有三妻四妾，偏要娶自己做妾，派人上门提亲，遭父母拒绝。父母知道那强盗不肯善罢甘休，就收拾一下家中有用的东西，乘天黑坐船逃往成山头一个亲戚处。不想快到地方了，那强盗亲自驾大帆船追上。拼杀中，父亲乘夜黑强盗未留神，将她自己一人推下海里。她顺水漂了很远，隐约看到小船被撞碎，猜到父母定是丧命了。一股急火攻心自己昏厥过去，不知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了。

李憨娘听了十分同情，擦擦满脸泪水，问姑娘说：“唉，姑娘命苦啊！那你知道亲戚家在哪儿吗？姓啥叫啥？告诉我，过几天你恢复好了，我叫儿子送你去。”张桃红听了，更加悲伤，痛哭不止。李憨娘和李老汉都来相劝，皆不奏效。三人只好退出西屋。李憨娘翻箱倒柜找出一把小米，放在锅里熬起来。

张桃红哭了一气，情绪有些稳定，起身坐起来，自感身子不支，未敢下地行走。这时，李憨娘端着一碗粥走进来，见张桃红不哭了，笑笑说：“孩子，饿了三四天了，快喝点粥吧！”说罢，把粥放在炕上。赶忙去外屋搬来一张炕桌，又把粥碗端到桌上放好，推到张桃红跟前催促说：“趁热吃吧！姑娘。”李憨娘见张桃红不肯动手，以为她不方便，拿过小勺端起粥碗去喂张桃红。张桃红热泪盈眶，颤抖的声音说：“大娘，您老这大年纪，怎么好让您喂我呢？让我自己来吧。您真跟我亲娘……”眼泪顺着腮帮淌下来。李憨娘赶紧说：“孩子，你别见外！别哭，吃饭哭不好。”张桃红很听话，过了一会儿不哭了，自己端起饭碗，一勺一勺慢慢地吃起来。

李憨娘等张桃红吃完了粥把桌碗收拾下去，一家三口去东屋吃起饭来。

正吃着，张桃红扶着门框满面感激地向屋里张望，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温馨场面令她欣喜。当她看见盆里碗里全是海草根，不见一粒米时又愣在那里眼睛湿润了。李憨赶紧过去扶。张桃红脸一红拒绝了，自己一挪一蹭地朝炕边走来。她站到炕边声音颤抖地问：“你们就吃这个呀？”李老汉说：“我们这里连年闹旱灾，地里不得粮食，能吃的食物都光了，现在只能靠这个东西度日子了。”张桃红已是泪水连连了，用手抹了一把眼睛说：“二老，你们若是不嫌弃我，就收留我吧！我给你们做个儿媳妇，孝敬二老吧！”

李老汉和老伴还有李憨听了都不相信，是不是这个张桃红说错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张桃红见三人听得突然，十分惊诧，怀疑地望着自己，又说：“你们一家人，心地善良。我一个孤儿，上哪能遇上这么好的人家？嫁到您家，我父母在天有灵也会欣慰的。你们就收留我吧！”三个人还是不相信，人家那么好的孩子，咱们这样穷，怎么能让人家和咱们受罪呢！二位老人依然犹豫不决。李憨耐不住了，脸涨得红红的，喃喃地说：“人家不挑咱们，我看就收留她吧！要把人家撵出去，一个人也没法生活呀！”李老汉瞪起眼睛说：“你哪点能配上人家呀？咱可不能乘人落难做这种事啊！”李憨没了话说，低头站在一边。张桃红说：“大爹，话不能这么说呀，这是我自愿的，依我这样的人能落在您家也是我的福分。您若拒绝我，又是把我推进火坑了呀！我的选择，我绝不后悔，我会真心实意地和你们过日子！”她见李憨娘未语，央求地问：“娘，您一定会收留我吧？”李憨娘说：“我感觉你不是一般人家的人，若真是这样，你诚心实意愿意，连娘都叫了，我还有啥说！孩子，就留下吧！这对我家也是一件喜事，我们都知道，论条件我们家现在是娶不上媳妇的！”李老汉没了话说，他知道儿子的心愿，坚持拒绝会落埋怨，于是说：“你们娘俩都这么说，我也是求之不得啊！那就选个日子把事办了。”李憨忍不住心中的喜悦，又怕张桃红笑话，闭着嘴跑出了屋子。张桃红还是抿嘴笑着。

晚上，李憨问李老汉说：“爹，您不是说选个日子吗？哪天啊？”李老汉说：“臭小子，急了？这得找几位家族老者商量商量再说啊！”李憨又问：“明天呀？”李老汉笑了，对李憨说：“行啊，你说明天就明天吧。可有一条，咱俩分分工，一个负责找人，一个负责备饭。你看你认哪条？”李憨想：这李家庄，大部分人家都姓李，不姓李的也和李家有亲戚，请他不请他的，自己不好决断，要是请老的吧，自己面子小，又怕请不来。想来想去，嬉笑着说：“我去张罗吃喝。”李老汉一笑同意了。

第二天，李老汉去找人了。李憨对娘说：“爹爹让我张罗吃喝。娘，你说准备点啥呀？钱咋出啊？”娘问：“这差事是你爹分给你的？”李憨说：“我要的。”娘责怪说：“傻孩子，这没钱的事，你张罗啥呀？”李憨说：“我已经答应爹了，怎好再找他？”娘没了话说。过了一会儿，娘说：“咱俩一起张罗吧。”李憨乐颠颠地说：“那好，还是娘亲。”

可是，娘俩在庄子里转了满条街，也没借到一分钱。有个老人说：“多少年没见钱了，都忘了啥样了！这年头还讲究个啥，不就是结婚吗？实实惠惠的，请几个长辈，新人磕几个头就行了，有茶呢，喝几口，没有也可以免。都理解，谁还挑理呀！”李憨娘俩回到家，李老汉已经回来。李憨娘把借钱办喜事一说，李老汉低头不语了。他想：这几年庄里也没有谁家办喜事呀？这么办没有先例，人家不笑话吗？真是难，自己请人来，也没有愿意来的，都知道自己家没那个能力，娶媳妇根本不可能！想来想去，他心里倒敞亮了許多，对呀，有女人愿意和儿子过日子，还在乎那些说道吗？于是对老伴说：“憨他娘，你去和姑娘说说，就给二老磕个头，算是结婚拜堂了，问她有啥说的没有？”李憨娘过西屋对姑娘张桃红一说，姑娘很开明，坚定地说：“任凭二老安排！”

说话间，李老汉请的人，来了三位。年长者名叫李庆坤，次者李青庆，年龄排后的名叫李庆柱，都是李憨的前辈。李老汉把打算说了，三位老人都赞成。李庆坤对两个弟兄说：“我看喜事不能再拖，日久无益，干脆今几个当着咱们几个前辈的面拜堂得了？”另两个人说：“喜事新办，越简单越好，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咱穷人有穷人的做法。”

天近中午的时候，李憨娘烧点白开水，让给客人喝着。屋地上铺了一床褥子。一对新人过到东屋跪下给三位李氏家族的长者磕了三个头，又给爹娘磕了三个头。两个新人站起来，李庆坤老汉分别把三位长者一一做了介绍。三位老人见了孙子媳妇如花似玉，个个笑逐颜开、交口称赞。

没过几天，十里八村的人，不少都知道了这个美事佳话。有的甚至说新娘子不仅美若天仙，而且心灵手巧。不是宫女，却有文静贤淑的气质；不是村姑，却有勤劳贤惠的品德。

离李家庄二十里路的洪家寨，有一个洪员外，名叫洪琦寿，今年六十二岁，有家财万贯，是当地的豪绅恶霸。听到这个消息不相信，派两个嫡系到李家庄探虚实。过了三天，两个嫡系回来添枝加叶地描述了一番。新娘子名叫张桃红，今年十八岁，果然是羞花闭月、娇巧可爱，天上难找，地上难寻，我等京都府第、江南诸城、烟雨花楼，数处从未见过这样的美人。只可惜鲜花插在牛粪上，实在是太可惜了。大人若得此爱，看着垂涎三尺，睡着情欢意畅，弃之销魂落魄。不是下人多嘴多舌，膝下三妻四妾比之粪土不如。大人此遇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人如果亲往一见，便可体验铭心之迫。

洪琦寿听后立即一拍大腿，喜不自胜地说：“刘顺、马骝，你二人挑选三十精干家丁，明天一早带着家伙，开跋李家庄夺人。”

第二章 王乃义夺新

张桃红被李家收留，又做了李憨的媳妇，给李家带来活力和生机，结婚虽是短短十几天，一家人及屋里屋外大变样。李庆申老汉和老伴嘴里含了蜜似的，一改愁眉不展的神情，笑容成天挂在脸上；身上穿的衣服虽然仍是老样式，却缝补得完好，洗得干净板正。李憨呢，更是美上一筹，走路扬起了脸，见人先打招呼说话，话语也比先前多了许多，脸上活力顿生，像是新生活充满了无限的魅力和希望。屋里被褥、窗帘、布幔全都洗刷一新；柜子、椅子、饭桌擦拭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污泥油迹；灶台被用泥沙重新抹平，上下清理得焕然一新，从不见纹理的木头锅盖，也第一回露出了原本的模样；门窗擦拭裱糊改变了破烂不堪的模样，甚至屋里的空气也没了污秽气味，变得清新舒爽；院子不仅干净而且规矩整洁。李家焕然一新了。

张桃红经过几天调整，身体得到恢复，凡是看见的活伸手就干。洗刷、缝补、搬挪、修理，从无男女之分，喜得公婆争活干，有时大活重活媳妇来争，执拗不过只好相让。一家人欢天喜地，心情无比欢畅，个个心满意足，家中充满了和谐和幸福。

一天，张桃红对李憨说：“今天咱俩去赶海，我知道哪有好东西可吃。”李憨高兴得不得了，刚吃完饭就张罗起耙子、箩筐等工具。李老汉原本也想去，被老太婆阻止了。李老汉会意地笑了。

这时，屋外有人闹嚷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李憨见了告诉李老汉说：“爹爹，外边来了几十号人，手里拿着家伙，好像冲咱家来的！”李老汉没见过这种阵势，浑身颤抖起来，嘴里叨咕：“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咋的啦！是不是来抄家呀？”外面喧嚣声越来越大。张桃红对公公婆婆说：“二老，不用怕，我去看看。”李老汉说：“媳妇，你个女人家别去！还是让李憨去吧！”李憨早已脸色灰白，神情呆滞了。张桃红推开房门站了出去。

洪琦寿正指挥手下冲进屋里抢人，猛抬头望见屋门口站出一名女子，不由得呆愣在那里。

这女子天仙一般：上身穿一件浅橘色短袖凉衫，下身穿一件淡蓝色七分长裤，脚穿一双青布红花绣鞋。整身着装没有华丽奇异之处，但是穿在张桃红身上却显出样式别致、线条流畅，格外得体。一头黑发，盘髻脑后，干练

端庄。鹅蛋似的脸儿，天庭丰满，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白眼珠亮如珍珠，黑眼仁晶如宝石，波光袭人，活力十足；柳叶弯眉，细黑高挑，自然生成，毫无修饰；鼻梁挺秀，口若含糖，给人一种新婚宴尔甜甜蜜蜜的感觉；肤色白皙红润，宛若刚刚开放的桃花一般。人在门前，亭亭玉立，气宇轩昂。无人知道张桃红的真实来历，只见她文静的外表神色，在凶恶的环境中临危不惧，神情坦然。

洪琦寿看罢连咽下三口唾液，但是，紧闭的双唇开启时，唾液还是喷了出来。洪琦寿羡慕得五体投地，心想：这样的女人，这等的诱惑，哪怕是接上一夜，也不枉来人世一回！他感到莫名的紧张，口语有些发吃，断断续续地说：“给……给……给我拿……拿、拿下！”

张桃红泰然自若，亮起银铃般的嗓音说：“慢着！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怎敢目无王法？”洪琦寿终于找到对话的机会，上前走到台阶下，声色淫厉地说：“王法？什么王法？我就是王法！今天来抢你给我做老婆！你是跟我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罢，跳上台阶伸手就拉。张桃红见他来势凶猛，顺手一拽，底下一个扫堂腿，把个性欲熏心的洪琦寿弄个嘴啃泥。洪琦寿嘴唇都破了，血淌出来。满院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洪琦寿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这手，他领教了一招，不敢再过去动手。于是他挥挥手，大声喊叫说：“给我上！”

张桃红堵住房门，打手们蜂拥而至，却谁也不敢动手。洪琦寿吼叫：“他妈的，看啥？动手啊！”张桃红猜到这伙强盗定是抢自己来的，料他们不想自己受伤或是丧命，于是不慌不忙从身后摸出一把剪子，右手握在手里，举起对准自己的胸膛。她冷笑着说：“谁敢上来？谁有胆量上来？再前进一步，我就死在这里！”洪琦寿傻了，奴才们傻了，咋也不能抢回一具死尸啊？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女人会如此刚烈，一时局面僵持起来。

这唱戏般的热闹轰动了庄里人，男女老幼都来了。人们认识洪琦寿这条地头蛇，有人被他欺辱过惧怕他；有人满腔正义憎恶他；有人属于亲友抱打不平。人们开始起哄，有的说：“不就是有钱有势吗？怎么也得积点德呀？这种抢男霸女的勾当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干呀？”有人帮腔说：“乡亲们，咱李家庄决不能受外人欺辱啊！来呀，回去取家伙去！”不少壮年人往家跑。也有的说：“这是大清天下，洪琦寿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天下是你家的呀？想咋的就咋的！”

取家伙的人们很快就回来了，钩杆铁齿地举着、喊着：“乡亲们，打啊！把这个禽兽拍在这儿，扔海里喂王八去！”人们喊着，冲上来。洪琦寿见势不妙，这也是始料未及的，慌忙对马骝说：“撤！过几天再说，在这块地儿上，还有我他妈办不到的事吗？”于是带着打手们灰溜溜地走了。

洪琦寿回到家中，哪还有什么心思吃饭休息，急忙叫来保安头领刘顺和

大管家马骝，三个人商议起来。洪琦寿说：“估计今天这个阵势，咱家这些饭囊草包是经不住李家庄那帮人砸巴的，再待下去定会吃大亏，不如想点别的办法巧夺。”马骝问：“老爷像是胸有成竹了，何不说来听听？”洪琦寿冷笑一声说：“对付那帮乌合之众还用咱们拼吗？明天你俩跑一趟，到汪疃寨王三爷那送封信，说我有要事相请，烦他来一趟。他若肯来，详细面谈。”马骝说：“这家伙可毒啊！”见洪琦寿盯着他，又怕扫洪琦寿的兴，马上改口说，“他抢肯定十拿九稳。”洪琦寿明白马骝的心思，解释说：“我对王乃义曾有过资助，他对我存有报恩之心，这点我是心领神会的。再者，人们都知道他是拼命三郎不怕死，忌讳他。我倒认为：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讲义气，求他不会说个不字！”马骝和刘顺见洪琦寿这般说辞，都没了话说。洪琦寿看了他们一眼让两人下去休息。自己闷在屋里写了一封信，写完又仔细看一遍，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用糨糊严严实实地封好，压在书案上。然后才回房休息。几个妻妾前来纠缠，都被他赶出卧室。

王三爷名叫王乃义，四十多岁，外号亡命三郎，住在汪疃寨，家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王乃义的父亲王占奎，曾在戚继光麾下当过督尉，后因作战失职，被军法处死。王乃义从小放荡不羁，骄横四方，加之后来对朝廷不满，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地方朝廷无人管束。王乃义心毒手狠，不仅鬼点子多，而且从不怕死。一次遇到敌手，手下三十多个干将打手，苦战大半天，伤的伤逃的逃只剩他一人。他全然不顾，奋力与敌手格斗，那些人打他不赢，又见他毫无惧色，纷纷跪下求饶。一战而得名亡命三郎之誉。这一日王乃义得空家中闲坐，家丁来报：“洪家寨洪员外派人下书。”王乃义说：“请！”刘顺、马骝被请进客厅，双方寒暄后落座。王乃义问：“不知二位爷所来何事？”马骝站起递上书信，说：“我家爷，令小的们给爷送信，我俩不知内情，只等爷您看后回话。”王乃义冷笑说：“规矩！”说着拿过信翻转着看一遍，慢慢撕开信封取出一张信纸仔细看着，纸上写道：“王三爷如面，老朽遇有难事一桩，无奈想请您出手相助，因信中不宜细说，只好请您来寨中面谈，事成之后定有重谢。望您辛苦一趟，当面定夺。洪琦寿拜上。”王乃义看完信，用手颠了一回，爽快地说：“好！请二位先回，我马上就到。”

刘顺、马骝离开汪疃寨，马不停蹄返回洪家寨。二人走进上屋，见洪琦寿正在屋中焦虑踱步，就把见王乃义之事和盘禀告。刚刚禀告完，家奴来报：“王三爷到！”洪琦寿说：“请！”

话音刚落，王乃义大步流星走进屋门，拱手说：“洪老爷近来安好！不知唤小辈有何赐教？”洪琦寿赶紧还礼让座，对家奴说：“看茶！”洪琦寿心里也是急切，见对方饮了一口茶，放下杯子脸转向他，立即说：“老弟，老朽有一事恳请老弟出手相助。”王乃义一听眼瞪溜圆，信誓旦旦地说：“小辈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洪琦寿伸起拇指夸赞说：“好样的，果然是名不虚传，爽

快!”随即便将夺美之事和盘托出,约定王方出人负责抢人和拦阻闹事的李家庄百姓;洪方出十二人,负责引线、接应、保护,防止新人受到伤害;双方又约定好举事时间。洪琦寿又爽快说:“事成之后,赏黄金二百两。如何?”王乃义说:“行!先交定钱一百两。”洪琦寿皱下眉头,答应说:“中!”事情就敲定下来。

李家庄也有动静。李庆坤悄悄来到李憨家。他告诉李庆申说:“洪琦寿回寨后,花钱雇了打手,都是练过武的高人,准备一两天夜袭李家庄,来抢孙媳妇桃红。”李庆申问:“消息可靠吗?”李庆坤说:“孩子的姨家,有个孙女叫小月,在洪家当使唤丫头,知咱是家族,偷偷派人来传信。肯定真的,你家要做好准备。”李庆申没了主意,又问:“那咋个准备啊?”李庆坤毕竟年长,头脑又清醒,出主意说:“来者肯定不善。我看不行让孙子带上媳妇逃吧,不然这一劫怕是难躲!听说很多山东人都去了关东,那里地缘广阔,适合耕种,两个人开点荒地种点粮食就饿不死。今晚不行就让他们走吧!”李憨说:“要走,爹娘一起走。”李庆坤老汉说:“傻孩子,这千里迢迢的,没吃没住,你爹娘能禁得住吗?还不扔在半路啊?再说万一洪家追赶,他俩跑得动吗?赶快决断吧!”说话间,李庆柱老汉来了,神情紧张地说:“不好了,庄西来了一伙人,得有三十多个,都拿着家伙,怕是冲你家来的。赶快拿主意呀!”屋里空气像凝结了,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李庆坤说:“来不及了,赶快让孩子们去海边找个地方躲躲!”李庆申催促李憨说:“你和你媳妇赶快走!能躲就躲,不行就直接逃吧!不管咋的咱家也要留个后啊!憨儿,活命去吧,千万千万要活着啊!”全家人都哭起来,情悲意切,难舍难分。母亲把儿子媳妇叫到一起,哭着说:“你俩出去自己闯吧,一定要给咱李家留个根啊!这个家你们就别惦记了,我们怕是活不成了!”母亲气息哽咽用手拼命地往外推儿子和媳妇。两位族人长者也都极力催促说:“赶快走吧,怕来不及了。你爹娘就交给我们吧!”李憨还要坚持,被李老汉扇了一个耳光。李憨和媳妇不得已,跪在地上,给父母和两位父辈磕了三个头,哭着出门去了。李庆坤和李庆柱安抚了几句也走了。

李憨走了。后脚洪琦寿带人到了,踹开房门闯了进去。洪琦寿进屋不见了张桃红,立即逼问:“人呢?藏哪去了?”李庆申老汉说:“孩子们出去两三天了,说是串个门,可能也快回来了。”洪琦寿吼叫起来:“胡说,不说我就整死你!”李庆申老汉说:“真是串门去了。”洪琦寿愤怒地出手就是一拳捶向老汉心窝,李庆申当时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李憨娘见老头子没了气,反而冷静了许多。洪琦寿转过身来又问:“老太婆,该你说了,如实招吧!”李憨娘咬牙切齿,冷冷地说:“你手真快,也太狠了,咋一拳把他打死了?就他知道!”

洪琦寿转脸面向李憨娘,看出这个张桃红的婆婆原来认识,脸上露出嘲

笑，故作惊讶地说：“你不是姚二丫吗？张桃红这么好的女人你家养得住吗？咋不惦记着你这个哥哥点儿啊？”李憨娘冷静地说：“这种时候你还惦记亲戚理道呀？要有这点人性，怎么也不能把姑家的姑爷给打死呀！”洪琦寿眼一瞪，厉声说：“我现在钱大势大，怎么能与你这般下等人谈亲论道？干脆点说吧，那个女人藏哪去了？”李憨娘说：“亲戚是你先提的，如果还能看在亲属的情面上，求你高抬贵手饶过两个孩子吧！”洪琦寿也斜着眼睛说：“这怎么可能，你那儿子现在是和我争锋，就一个美人，我怎么能罢手呢？”李憨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哀求说：“表哥，我家儿子娶个媳妇也不容易，你那么有钱要啥样女人没有啊！”洪琦寿在众人面前早已失了颜面，怒不可遏地飞起一脚踢在李憨娘的下巴上，她仰身倒在地上。洪琦寿跟上去，恶狠狠地逼问说：“你讲还是不讲？不说也行，那就成全你，也送你上西天。”李憨娘满脸是血，脑袋抽搐了一下说不出话来。洪琦寿一不做二不休，抬起右脚结结实实地踏在李憨娘的心口窝上，鲜血和异物从口中喷出，再也没有气息了。李憨娘也死了。

洪琦寿令人放火把房子点着，大火熊熊燃烧起来，映着日落的晚霞越发势不可挡。

李憨和张桃红刚到海边，看到庄里着起了大火，火光照亮了村庄。李憨知道那是自己的家啊！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李憨，哪里肯舍自己的家和爹娘，张牙舞爪地往回跑，边跑边喊着自己的爹娘。张桃红哭哭啼啼跟在后面往家跑去。黑暗中借着火光，刘顺看见了李憨和张桃红，在洪琦寿耳边嘀咕了几句。洪琦寿笑了，恶狠狠地说：“把李憨也干掉，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去，不要惊动别人。”刘顺带两个人悄悄地溜过去，在李憨窥视现场的当儿，一棍子把他打倒在地上，李憨一动不动了。

张桃红本能地扑向李憨，快到跟前时，看见洪琦寿带两个人饿虎般奔来，便改变方向夺路而逃。张桃红已是无路可逃直奔向大海跑去，轻盈的步伐越跑越快，不多时甩开洪琦寿有二十多丈远。洪琦寿年岁大了哪里追得上，只好停住脚步对紧随其后的马骝说：“我和刘顺先追着，你快去找王三爷叫飞猫来追，晚了她可能会跳海的！快！”马骝回身就往庄里跑。

洪琦寿拼命地往前赶着追着，望见那张桃红就要跑到海边了，也是他急不择路，被脚下石头绊了一下，结结实实摔在沙滩上。洪琦寿趴在那里哭丧似的喊叫：“我的美人啊，你可要想开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等等我！”

王乃义接到马骝的通知，立即将飞猫唤来嘱咐了几句，飞猫就朝海边跑去了。飞猫是王乃义手下镖局舵手，也是王乃义的嫡系人。他武艺高超，天生行走如飞、步履敏捷，人送外号飞猫。飞猫追到海滩上，跟洪琦寿说：“洪老爷，莫急，待我将她捉来！”

这时，庄子里愤怒的人群呼叫着赶了过来，钩杆铁齿的家什在黑暗中不